

餘命一年的我，遇見了餘命半年的妳

森田碧



目錄

餘命一年的我，遇見了餘命半年的妳 …… 5
期間限定之戀 …… 7
夜空綻放之花 …… 85
落淚的理由 …… 137
終獲傳達的心意 …… 171
尾聲 …… 195
關於不知不覺喜歡上一個餘命一年朋友的事 …… 205
後記 …… 268



餘命一年的我，

遇見了餘命半年的妳

期間限定之戀



我無意間抬起頭來，看到了緊緊依附在窗戶玻璃上的雨滴。由於我一直待在寂靜的病房裡畫畫，因此完全沒察覺到有雨聲。不過希望至少在出院當天可以有個清爽的藍天。如此心想的我輕輕嘆了口氣，又將視線向下望去。

我重新握好右手裡的筆，在病床桌上攤開的速寫本上面，以輕快的筆觸拉出細細的線條。一隻鳥將大大的翅膀伸展開來，在廣大的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飛翔。這是我在這間小小的病房內，一個人孤單描繪的畫。

為時一週的住院檢查，終於就要結束。今天也是春假的最後一天。

從明天起，我就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不過與其那樣講，或許應該說「姑且算是高中二年級學生」更恰當。我可不敢保證自己能升上三年級。

我又嘆了一口氣，將目光轉向擺在床邊桌上的時鐘。距離媽媽跟妹妹說要來接我的時間，只剩下十分鐘。我急忙舞動鉛筆。

十分鐘後，終於大功告成。我看了一下自己剛畫完的鳥類素描，點頭肯定。

「算八十六分吧。」我給自己打了一個寬鬆的分數。

給自己的畫打分，是我最近在這裡新發掘的樂趣。住院期間我已經畫了好幾張圖，不過這張分數是最高的。

正當我心滿意足地欣賞著剛畫好的畫時，有人敲門了。在我回應之前，門便被用力打開。

「哥哥，我來接你囉。」

探頭進來的是妹妹夏海。

「秋人，你的身體狀況怎麼樣？行李收好了嗎？」

跟著夏海走進病房裡來的媽媽一臉擔心地說。

「我的身體狀況不錯啊。行李也收好了，隨時都可以出院。」

我用雙手提起兩個分別裝了換洗衣物跟塞滿速寫本與漫畫的紙袋，離開病房。右手的紙袋非常沉重，我有點擔心提把的部分會整個裂開。

「今天去吃壽司吧。秋人，你不是最愛吃壽司了嗎？」

「還好。隨便吃什麼都行。」

我有些煩躁地回答。

「壽司！壽司！」

夏海很開心的接連叫喊。我苦笑著心想，真是個會讓人感到害羞的妹妹。

就在此時，在前往電梯的走道途中，出現了一名少女。

她身穿睡衣，應該是住院的病人。搖曳著一頭光澤長髮的她，走路姿勢相當端莊。雪白的肌膚配上清澈的瞳眸，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那水亮的雙眼，似乎正緊盯著遠方的某處。

擦身而過的瞬間，我跟她碰巧四目相對。那一刻，周遭時間的流速似乎也隨之慢了下來。

我們實際上大概只對視了一、兩秒而已。即便如此，我還是經歷了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感受。彷彿我與她已互相凝視了好幾分鐘似的。

我眨了眨眼，在她邁步離去之後，時間又恢復了正常的流速。這種感觸真的很難形容。

她將速寫本夾在腋下步行而去。我轉過頭，用目光追逐她。結果，她在交誼廳靠窗戶的位子上坐了下來，接著打開了速寫本，開始畫著某種圖案。

「哥哥？電梯要來囉！」

夏海在走道盡頭對我招手。

「啊啊，我馬上過去。」

我如此說著，往夏海那邊移動。我在轉角處又轉頭回望，她打了個小小的哈欠，一臉愛睏的模樣。

因為住院病人都是長者居多，所以我完全沒想到會有跟我年齡相當的女孩子在這裡。

她為什麼會住院呢？

她在畫什麼畫呢？

在回家的車上，我一直在想那位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少女的事。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想，畢竟只是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而已。可從那天起，每當我畫畫的時候，就會想起她。

最近，我呆望著窗外的次數變多了。沒有特別去看什麼，就只是望著在風中搖曳的花草樹木以及似乎正暢快地在空中盤旋飛翔的小鳥。這麼做，可以讓我忘掉不少煩惱。我喜歡這種時光

緩慢流逝的感覺。

「喂早坂！別東張西望，專心上課！」

「……是，對不起。」

我將視線從窗外移回到黑板上。被吼了這麼一聲，我突地想起來現在是數學課，科任的山崎老師正在瞪著我。不過，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因為我沒有未來，就算把數學學好，也沒有任何用處。

我托著臉頰，又把視線移到外面去。櫻花正如夢似幻般地片片散落。

「秋人，你再繼續看外面的話又會挨罵喔。」

「嗯，我知道。」

悄聲提醒我的，是坐在我右邊位子上的兒時玩伴藤本繪里。她對我露出了可愛的微笑後，就又搖著紮成馬尾的秀髮回頭望向黑板。

繪里拚命努力的寫筆記。筆記本上寫著密密麻麻的數字，看起來好像是某種密碼。相較之下，我的筆記本就是整片空白。翻回上一頁之後，頁面上出現的，是我在上課打發時間時畫出來的繪里側臉。我打的分數是六十七分，是張沒畫好的畫。

雖然我沒有那種特別值得一提的興趣，不過我從以前就喜歡畫畫。畫畫跟望著窗外發呆一樣，都能讓我不去想討厭的事。我會心無雜念，默默地把好幾道線條描繪出來，將畫完成。在這麼做的過程中時間會流逝，一節課也會不知不覺的結束。我的學習筆記本，如今已經變成了速寫本。

「好了，今天就到這裡結束。下個月要小考，請記得事先複習今天教的進度！」

山崎老師說完這句話之後，宣告這節課結束的鐘聲便響了起來，今天的所有課程也都上完了。原本回歸安靜的教室一口氣鬧成一片，有學生已經氣勢洶洶的從教室跑出去，也有學生繼續在座位上坐著開始聊天嘻笑。他們正在聊著關於「下個月的小考會怎樣」、「接下來要去哪裡玩啊？」之類的話題。

管他小考還是大考，對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事了。

「秋人，你今天也不去社團活動嗎？」

繪里一臉擔心地向我發問。

「嗯，我今天也直接回家。」

「……這樣啊。」

「那就，明天見。」

在我把書包搭在肩上，準備離開教室時，繪里再度出聲。「喂，秋人」，讓我停下腳步。

「總覺得秋人最近變了。如果你有任何煩惱，我都願意聽你說，你就不用客氣，全部說出來吧。」

繪里以擔憂的表情直盯著我，如此說道。

「謝謝。不過，我沒問題。妳自己社團活動好好加油。」

雖然繪里開了口似乎想說些什麼，不過我沒再理會，轉身離開教室。繪里是籃球社的，我則是美術社的社員。這幾個月，我一直都沒有去社團活動。

「咦，秋人要回去啦？今天你也不去社團嗎？」

這回是在剛離開教室時，被不同班的村井翔太出聲叫喚，又一次停下腳步。他也是我的兒時玩伴，我跟繪里與翔太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是念同一所學校，我跟翔太更早在托兒所的時候開始就是好友。短髮爽朗的翔太跟毫無特色的我不一樣，他非常受女孩子歡迎，而且還是足球社的主將。

「我要回家。總覺得有點累，以後社團活動就都不去了。」

「這樣啊。秋人，繪里很擔心你，說你最近一直都沒精神。出了什麼事嗎？」

「……沒，沒什麼事。那我走囉。」

即便翔太也好像想說些什麼，不過我還是轉身背向他，邁步前進。

我的煩惱太過沉重。如果是跟人聊聊就可以解決的事，我早就找人討論了。話說回來，這本來就不是找誰討論一下，就有辦法可以想的問題。搞不好講了也只會接收到憐憫的目光而已。所以，不管是跟好友還是其他人，我都沒打算說。

我一路走到公車站，等公車來。

抬頭仰望上空，上方是一片萬里無雲的青空，但晴空卻沒能帶給我好心情。我甚至認為反正都在天上，多雲到昏暗的天空或許還比較好一點。

公車站陸陸續續聚集了一些同校的學生，逐漸喧嘩吵鬧起來。看著笑得一臉白癡的他們，我突然滿肚子怒火。

「很吵耶～去死啦！」

這句話讓我心頭猛然一驚。回頭一望，便看見幾個三年級的學長正在互相嘻鬧。

雖然很想直接回他們一句「別把『去死』這個詞隨便掛在嘴上啦！」，可最後還是把話吞進肚子裡。

畢竟我以前也常動不動就叫別人去死。印象中跟朋友吵架、或是在電玩中打倒敵方角色的時候，我都會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或許正因如此，這些詞彙才在一路輾轉累積之後，反彈回自己身上。

公車到站後，我在安靜無聲的前方座位上坐了下來。因為後面照慣例都會被三年級的學長占據，所以相當吵鬧；也因此，我總是會在位子空出來的時候坐在司機的正後方。

跟往常一樣，我靜靜地呆望著窗外，一成不變的景色正不斷流動，最後在第九個站下車。

從下車處再走差不多十分鐘，就可以看到熟悉的家。今天又一下子就過去了，留給我的時間，到底還有多少呢？如今的我，就像是等待死刑執行的犯人。明知近期必死卻不曉得死期到底是哪一天，這種感覺令人相當煩躁。

——餘命一年，能不能活著從高中畢業都還是未知數。

從今天往回推到大約兩個月以前、也就是高中一年級的冬天，我被醫師如此宣告。絕望，這兩個字在我的腦海中不斷盤旋。

仔細回想起來，我從以前就是個運氣滿差的人。或者應該說，我滿常抽到壞運籤的。

比方國小的時候，就只有我的營養午餐麵包裡頭會有針。

國中時跑去參加喜歡藝人的露天演唱會，明明有一大堆觀眾，卻只有我的頭上會有鳥糞掉

下來。

而在參加高中入學考時，儘管有那麼多考生，但就只有我被發到的答案卷是整張白紙。其他例子要舉下去更是沒完沒了。

如果去抽籤，抽到的不是凶就是大凶。即便玩手遊，一轉蛋就注定保底。

就連在玩黑鬍子海盜桶的時候，我也是第一刀便捅中了海盜。

已經有好幾次跟在空中不停旋轉，表情彷彿在說「是你喔，真的假的？」的黑鬍子海盜大眼瞪小眼的經驗了。

接著高一的冬天，對我來說，最大的不幸到來了。

在這之前不管遇到什麼事，反正也不會死，所以我覺得無所謂，輕鬆認命就算了。但是，這回可沒辦法這麼做。

我又抽到壞籤了。

那是在依然酷寒的二月時發生的事。

我從學校踩著自行車回家，結果半路突然一陣心悸，緊接著便喘不過氣。當我從自行車上下來原地蹲下的時候，一位帶狗散步的阿姨偶然路過。阿姨輕拍我的背，狗也對著我吠叫，不知何時，許多人聚集在我的四周。

「小兄弟，你沒事吧？」

「要不要叫救護車？」

我出聲表示沒事，用手制止了他們，勉強起身牽著自行車，離開了那個地方。

在附近的公園長椅上休息了一陣子之後，我的狀況才穩定下來。因為以前從來沒這樣過，所以回家後我就如實告知父母親自己的狀況，為了以防萬一，他們便帶我去了醫院。

檢查結果，心臟被發現長了腫瘤，是非常罕見的病症，而且由於腫瘤的所在位置與增生情況都很不妙，因此手術難以切除，基本上等於無藥可醫。

「如果我生了病，沒多少日子可活，直接告訴我事實就好。」

這是大約半年前，奶奶罹患癌症接受餘命宣告時，我跟父母親說的話。在父母親正猶豫要不要告知奶奶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腦兒地說了出來。

我當時認為這種時候絕對是坦承會比較好，比起什麼都不知道就死掉，事前知道的話比較能夠做好心理準備去面對接受。我當時是認真這麼想的。可是如今我後悔了。如果沒有聽到就好了，不知道還比較好。事到如今就算後悔，也已經於事無補了。

父母親毫不猶豫的把我叫來檢查室，而我的主治大夫菊池醫師則以平靜的語氣宣告我的餘命。

一開始我並不明白醫生的意思。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察覺到那是對我說的話。老實說，當時的狀況更像是平常在電視劇或電影當中才看得到的場景。

就算我被告知餘命一年，仍然沒有什麼實感。心臟又不痛，呼吸也正常，結果卻只剩一年好活，這種事我完全無法想像。

我以前一直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沒想到如今才十六歲就得面對，實在難以接受。菊池醫師告訴我，雖說宣告餘命一年，但實際上既有存活一年以上的案例，也有在那之前便死亡的案例。也就是說，現在的我不管什麼時候死都不奇怪。

菊池醫師曾經醫治過一名跟我有同樣病症的老人，並告知對方餘命一個月，可是那名老人後來存活了兩年。儘管醫師用「也是有這樣的案例」來鼓勵我，但他並沒有說我救得活。

「秋人，你回來啦。」

我靜靜的走入家門，察覺到我回家的媽媽隨即開口。

「我回來了。」

我低聲回應。知道我病情的人，只有爸爸跟媽媽而已。他們並沒有告知春天後就要上國中的妹妹。即便我死了，這個家還有妹妹夏海。父母親大概是不想讓她覺得孤單吧？

「哥哥，數學我有地方不懂，教我。」

當我爬上樓梯，回到位於二樓的房間並放下書包後，夏海不敲門便直接走了進來。

「喔，好啊。」

我在家都盡可能地和往常一樣行動。父母親會特意顧慮我，給我多一點零用錢，還會問我

有沒有想去的地方。我通常會沒好氣的回答「沒有啦」，只要能像以前那樣生活就好。

我盯著妹妹念完書之後，把電腦打開。

『輕鬆死掉的方法』。

我最近一直在搜尋這個關鍵詞。

與其對步步進逼的死亡感到害怕，自己選擇去死不是比較好嗎？這兩個月我不斷反覆思考後，最終得到了這樣的答案。可是，我並沒有尋死的勇氣。今天就去死吧；不對，還是明天死好了。我像這樣反覆猶豫，度過了好幾天。搞不好最後在我自殺之前，心臟就先停下來了。

我關上電腦，在床上躺成「大」字形，茫然地望向天花板好一段時間。

我為什麼會這麼不幸？我一定是全世界最不幸的高中生。一想到這裡，我就控制不住了。如果不做點什麼的話，等下一定會厭世到想哭。

我坐到書桌前，打開速寫本，將前幾天請人幫我買的素描用鉛筆拿出來，繼續畫之前沒畫完的作品。

在完全的黑暗中，朦朧的月亮隱約浮出，底下有一條河流，反射在水面上的月亮則頗具幻想風格，我覺得自己畫得真好。

明暗對比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補畫了幾條線，進行最後的完稿。

這張畫並不是實際存在的場景，而是憑我的想像描繪出來的素描作品。在萬籟俱寂的房間裡，只有鉛筆疾行時的沙沙聲響。這樣的聲音，帶給我無法形容的舒適感。光聲音就能讓我的內心安寧。畫畫這件事對現在的我來說，就是至高無上的必要時光。

一張少女的臉龐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讓我的手停了下來。就是那位在醫院走道上邂逅的少女。她現在是不是也正一個人孤零零的畫畫呢？我放下鉛筆仰頭看著天花板，長呼了一口氣。

第二天，我也搭公車到學校。一到教室就聽到繪里出聲道「早安」，我也簡短地回了一聲「早」。

第一節課已經開始，今天我依舊呆望著窗外，如果望膩了就開始在筆記本上畫圖。我不會特別去決定要拿什麼當題材，一直都是把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來的東西畫下來。

今天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是單眼相機。由於爸爸喜歡拍照，因此我看過好幾次那種相機。我一面回憶著它的模樣，一面仔細地勾勒出細節。畫完的時候，這節課也上完了。只要重複這樣的行動六次，今天的課程便全部結束，我就可以搭公車回家，然後再次重複相同的每一天。

「秋人果然很會畫畫，你打算去念美術大學嗎？」

下課時間，繪里探頭看著我的筆記本這麼說。

「我應該不會去上大學。繪里妳有什麼打算？」

「你不上大學？……我的話還在思考中。」

「這樣啊。反正還有兩年，妳可以慢慢想。」

「說的也是。」

我的狀況其實不是不想去，而是去不了。但我並不打算解釋，對話也隨之結束。

就這樣那樣的，今天也平安無事的過去了。留給我的時間還有多久，我也不清楚。在那個

日子來臨之前，我只能靜靜的等待時光流逝而已。

因為已經安排時間要去醫院複檢，所以我在課程結束之後便馬上離開學校，搭上公車。到了醫院以後，我在候診室等了一陣子，等待叫號進去檢查。

在接受了跟以往一樣的檢查之後，我又坐回候診室的椅子上。沒多久，目光便被前方經過的少女吸了過去。

她留著一頭及肩黑髮，五官端正，氣色卻不佳。身材宛如鉛筆一般削瘦。那穿著淺粉色睡衣的女孩就跟之前一樣，單手拿著速寫本，從我眼前緩緩走過。

我知道她。但我不曉得她的名字與年齡，也不清楚她為何會在這間醫院。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她了。

打從首次見到她的那一天以來，我畫畫時幾乎都會想起她，沒想到她竟然還在住院。畢竟只有一面之緣，她不可能會記得我。在批價繳費完成後，我就刻意跑去找她。

四樓的交誼廳。有預感她一定就在那邊的我搭上電梯，按下了四樓的按鈕。隨著電梯緩緩上升，心臟也隨之狂跳。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並不是因心臟病而起的心悸。電梯門緩緩打開之後，我走向交誼廳。

她就在日照明亮、陽光明媚的交誼廳裡。坐在靠窗戶位子上的她，正一個勁兒地畫畫。緊張的我在原地動彈不得了好一會兒，而她完全沒有察覺到我，只顧著揮動鉛筆。

是要就這麼回去，還是要試著出聲打招呼？我猶豫片刻之後下定決心，走過去靠近她。

「請問……」

我的聲調不自然地上揚，但她並沒有回應。於是我又再一次開口。

「請問……妳在畫什麼呢？」

這回我把話說清楚了。她把頭轉了過來，眨著那雙大眼，一臉訝異地看著我。我一直以為她應該跟我同齡，但果然還是比我小吧？那抬起眼眸望向我的表情，總感覺有些稚嫩。

在彼此互視了幾秒鐘之後，她回頭向前，原本停下來的手又動起來開始畫畫。看樣子我是被忽視了。但也沒辦法，從她的角度來看，我就像一個會搭訕虛弱住院少女的超級渣男。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只能繼續呆站在原處。就在我思考是否要再搭一次話時，她先發聲了。

「那邊，你要不要先坐？」

她指著自己對面的椅子，連一眼也沒瞧我就這麼說。我心想，聲音真可愛啊。

我聽她的話坐到了她對面的椅子上。雖說能坐下來是很好，可接下來我們之間便只剩下了沉默。

「請問，妳在畫什麼呢？」

安靜到尷尬的氣氛令我相當難受，只好試圖開口打破沉默。結果她卻以像哄小孩的語氣回答，「再一下下就畫完了，安靜點哦」。

接下來我靜靜等待了差不多十分鐘，她才看了看自己的畫點了點頭，說了聲：「嗯，畫好了。」

「畫好了？」